



电影文学剧本

林海雪原

(智取威虎山)



7233

电影文学剧本

林海雪原

（智取威虎山）

曲 波 原著

刘沛然 冯吉星改编

北京出版社

1961年

內容說明

这部电影文学剧本是根据曲波的同名小說中的智取威虎山故事改編的。智取威虎山的战斗过程,在原小說中用了近十章、約达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是小說中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写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小分队偵察員楊子荣单身深入威虎山匪巢,歷經种种艰險,终于按照事先計劃,与小分队里应外合,一举歼灭了这股土匪,生擒了匪首坐山雕。改編的电影文学剧本,集中地表现了智取威虎山的情节,深入刻画了楊子荣的英雄形象;对原作也作了部分的创造和发展。

林海雪原 (电影文学剧本)

曲 波原著 刘沛然 改編
馬吉星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美术馆后街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5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印张: 2.9/16·插图: 2·插頁: 2·字数: 58,000

1961年4月第1版 196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册

統一书号: 10071·581

定价: (7) 0.35 元

右：小分队在一处矮树丛的雪地中发现了一具女尸，少剑波（张勇手饰）急令白茹（师伟饰）查看伤势。



右：根据凶手逃跑的脚印，少剑波、杨子荣（王润身饰）率小分队战士追到神河庙，伪装老道的国民党老牌特务宋宝森（刘季云饰）狡黠诡辩，拒不交出凶手。



左：土匪一撮毛（孟庆芬饰）杀害了小炉匠的妻子夺得“先遣图”后，逃到神河庙，正向“老道”讨功并汇报山外情况。



左：为了彻底消灭盘踞在威虎山上的惯匪坐山雕，小分队侦察员杨子荣向少剑波请求批准他化装土匪深入匪巢进行侦察工作。



右：杨子荣化装成土匪，来到了威虎山。



左：杨子荣胜利地通过了坐山雕等匪徒的黑话盘问之后，为了进一步取得匪首坐山雕的信任，把“先遣图”交给了坐山雕（毕钰饰）。

右：少劍波率領小分隊來到了夾皮溝，一面發動群眾進行生產自救；一面把民兵組織起來，準備攻打威虎山。

下：為了打好威虎山之戰，小分隊正在積極練習滑雪。



下：威武、善戰的民兵隊伍組織起來了。





左：小分队偵察員孫達得（崔榮久飾）經過艱苦的長途跋涉，終於勝利地完成了取回楊子榮寫給少劍波的報告的任務。



右：楊子榮舌戰小爐匠（楊成軒飾）。



左：楊子榮與小分队里應外合，一舉殲滅了威虎山上的土匪，生擒了匪首坐山雕，楊子榮與小分队和民兵戰士們在威虎廳里勝利地會師了。

八一電影制片廠供稿

統一書號：10071·581

定 价：(7) 0.35 元

序 幕

冬天，茫茫的大森林里飞舞着雪花；光秃秃的树枝被厚厚的积雪压得弯弯曲曲；狂风卷起坡上的积雪漫天飞撒。就在这寒冷恶劣的气候里，在大森林的深处，一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踏着没膝的深雪行进着——这就是由少剑波率领的小分队。

队伍里，有在消灭奶头山土匪的战斗中缴获许大马棒的两匹马随行其中。战士们一个个拖着两只沾满冰雪的大脚，身上披着雪花，脸上冻结着冰霜，顶着山风艰难地前进着。

《林海雪原》的片名和职演员的字幕迭印在这幅画面上。

(字幕)(旁白) 1946年人民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上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散匪。他们与当地的地主恶霸、伪满官吏、流氓特务勾结在一起，潜伏在深山密林中，经常出来烧杀抢掠，破坏土地改革，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的正面军事进攻。

我军为了彻底消灭这些土匪武装，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机动灵活的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了林海雪原之中。

第一章

1

一个雾蒙蒙的早晨，在一片长满灌木丛的坡地上，小分队的战士们分散在四处急急地寻找着什么。白茹突然扭回头来，惊讶地喊道：“快来吧！快来吧！尸首在这儿哩！尸首在这儿哩！”

随着白茹的喊声，人们从远处向她跑来，有的在深雪中滑倒了，爬起来又向前跑；白茹仍不停地喊：“快呀！快呀！”

一处浓密的小树丛下，倒着一具女尸，她一只手抓着胸口，一只手抓着地上的雪；半边脸埋在雪中。身上的旗袍被撕得破烂，血把四周的白雪染得一块紫一块黑的。

白茹跑过来，迅速扑到女尸身旁，急忙地按摸着女尸的胸脯和脉搏。

这时，少剑波也赶上来着急地问道：“白茹，怎么样？”

白茹：“脉搏没有停止，还有救。”

少剑波听后迅速命令身旁的刘勋苍：“‘坦克’，快，快抬回去！”

刘勋苍，这个外号叫做“坦克”的粗壮的战士走上去，一把将女人抱起，白茹和几个战士扶架着，迅速走了。

这时，少剑波仔细地查看着四周遗留下的痕迹……。

2

在森林中的一座有草房子的院落里，楊子荣气喘吁吁地从外面跑进来向少劍波报告道：“报告二〇三，正北方向有一趟脚印，是一个人的，可能是这个凶手留下来的！”

“啊！”少劍波兴奋地答应了一声，就把楊子荣引到摆在茅草棚架下面的地图前，指着地图說：“子荣同志，你看，現在我們所处的位置，离我們預定的目的地夹皮沟还有二百多里路，离威虎山大約是三百多里路，显然，这已經是坐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我們不能放松，这很可能就是下一个战斗的开始！”

楊子荣听完，兴奋地抬起头来：“这倒真是一个应该追查的线索。”

“对，估計正确。”少劍波离开地图，轉过身来走到楊子荣跟前，“子荣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查最合适。”

“我馬上就走。”楊子荣很有信心地回答道。

“你先走，队伍馬上就跟上。”說到这里，少劍波思考了一下，說：“你的助手，还是孙达得，他的腿长，对你有用处。”

在他們身后正与刘勋蒼說話的孙达得，听見又給了他任务，急忙轉过身来：“二〇三，你放心吧，他就是兔子，我也得把他撵上！”

3

白雪皚皚的森林里，惊惧疲憊的凶手跑到一棵树旁，气喘

吁吁地回头望了望追来的人，便又象一只受伤的狐狸一样，狼狈地逃窜了。

楊子荣、孙达得沿着凶手的脚印，急急地追赶。

凶手跑上了一个山坡，厚厚的积雪使他抬不起腿来，累得他只好趴在雪上，象乌龟似地向上爬去。

追赶的人攀着树枝、藤条追上山来。

洁白的雪地里，远处出现了一座古庙，一个黑点般的影子朝古庙跑去。

楊子荣、孙达得追到山顶，隐蔽在一片矮树丛后面，眺望着远处。

楊子荣：“老孙，你看前边有个庙，你判断一下庙里的情况吧。”

孙达得用手拨开树枝，望了一会儿，说：“没有什么情况，如果庙里有大股土匪，他就不会那么慌张了。”

楊子荣听后高兴地说：“喝！老孙，你越来越象个老偵察員啦！”说着，用胳膊肘碰了一下老孙，“老孙，这个匪徒进庙啦，咱们赶快扑上去，你搜庙后，我堵庙門，快！”

孙达得答了声：“是。”二人急急追去。

4

一座古庙。庙里生长着古柏苍松，长绿叶上挂满了雪朵，一条新打扫过的甬道直通庙門，小分队的几个战士分站在門口和院内。

三清殿上，香烟繚繞，三清象前跪着一个道士，他守着經桌，面对經卷；手敲木魚，口念經文。旁边跪着一个不城不乡

的三十来岁的女人，她一面拍打着怀中抱着的一个不露头脚的小孩，一面哼哼地祈禱：“小連生回來吧，媽媽等着你！小連生回來吧，媽媽等着你！”

楊子榮這時在少劍波的身邊說了几句什么以後，又走到老道身後，問道：“這麼說，你是不願意交出這個殺人的凶手啦？”

跪在地上的老道翻起眼，思考了一下站起來，不慌不忙地答道：“善哉，善哉，我已經說過了！正身修心，是道門的成規；普渡眾生，是道門的義務；不傷生靈，是道門的戒律，善地是不進凶人的！”

楊子榮：“可是我們親眼看到凶手是逃到你的廟里來了。”

“也許他是穿廟而過呢！”老道從容不懼地回答楊子榮的問話。

這時，站在後邊的孫達得實在忍不住了，兩步趕到老道的面前，嚴肅地駁斥道：“不對，四下連個耗子的腳印都沒有，就藏在你這個廟里！”

老道一下子被孫達得說得張口結舌，支吾了半天，說道：“本道是脫離紅塵之人，人間的事情，我不聞不問。且道者以善為本，喜人間之親善，惡人間之刀槍，……”說到這裡，他向三清象一拜，大聲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可是這個凶手的屠刀，還沒有放下呀。”楊子榮又緊緊地逼了一句。

老道：“好啦，好啦，你們身負國責，我是負擔道規，最好各不相擾。”說着，他把話頭轉向跪在地上的女人，“這位善女，三十二歲才生了第一個孩子，這個孩子被妖魔攝去了靈魂，她從六十里以外，趕來跪經，今天是頭一天，就碰上貴軍沖亂了經文，這真是天大的不幸，天大的罪孽。”說完，他撞響了銅

钟，跪在三清象前，又哼哼地念起經来。

少劍波从那个女人不自然的神情和脚下那双洁白的鞋底上，发现了破綻。当楊子荣又要和老道說話的时候，少劍波示意楊子荣不要追問了，他走近老道，說：“那好吧，既然凶手不在你的庙里，那就算他跑了吧！不过零星的匪徒，也乱不了什么天下！”說完，他向着战士們：“同志們，繼續向宿营地前进！”

楊子荣听完少劍波的話，立刻明白了用意。他第一个迈开大步向外走去，刘勛蒼、李鴻义等人不解地追上楊子荣欲問，楊子荣眼一挤，头向外一摆，繼續大步向庙門走去。刘勛蒼等人也猜出了少劍波一定有計策，也紧跟着走了。

跪在三清象前的老道，嘴里哼哼着；回头望了望走出庙門的小分队，以为少劍波被他愚弄欺騙了，不禁得意地露出了一臉奸笑。

6

傍晚，狂風吹卷着雪花，小分队冒着刺骨的風雪，轉回了宿营地。

6

神河庙的地下室里，老道手持蜡烛，揭开一扇小門，钻了进来，急急地走下高高的台阶。

地下室有两个人：一个是逃跑来的凶手；一个是那个跪經的女人。他俩急忙迎上去向老道作揖，陪着笑臉說：“多謝宋參議救命之恩！”

老道停在台阶上微微一笑，摸了摸那个女人的脸蛋儿，然后下台阶走向桌旁。

一幅似图非图、似表非表的黄布摆在桌上，上面写着许多屯名、人名，老道死楞楞地看了半天，然后欣喜地说：“好啊，刘副官，这下许大马棒的地下先遣军可就掌握到咱们的手里啦！刘副官，你可别小看这张图，它给咱们威虎山增添了几百双耳目，几百个立脚点呀！”

杀人凶手一撮毛一听老道对这张图如此重视，于是咧嘴一笑，说：“宋参谋，我这趟溜子可是不容易呀！你知道外面闹成什么样子啦？到处都来了土改工作队，领着穷棒子闹翻身，斗地主……，他妈拉巴子，咱们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啦！”

“没关系，长不了。”老道一点都不感觉形势的威逼，非常自信地：“等明年一开春，国军打过松花江，哼！把这些穷棒子……”说着，回身走到挂着一排枪枝的墙边，顺手摘下了他那把不知砍杀过多少革命志士的日式战刀，端详了一会儿，忽然回过头来：“嗯，刘副官，你这趟差事干得不坏，你把这张图赶快送回山去，我建议旅长提拔你为中校副官长。”

“多谢宋参谋提拔！”一撮毛使劲地将日本棉皮靴靠得“咔”地一响，做了个立正姿势，十分满足地说，“宋参谋，没有别的事，我现在就走吧，说不定……”

“怎么？”老道指着一撮毛的鼻子说，“你以为他们真走了吗？他们四处下网等着你呢！”

站在一旁的女人惊讶地：“真的吗？”

一撮毛倒退了两步吸了一口冷气：“不会吧？”

老道得意地：“不会？一群毛孩子在我的面前耍花招儿？你看他们那副神气。”说着，他学着少剑波的口吻：“同志们，继续

向宿营地前进！”

一撮毛和女人在一旁听得呆怔起来。

老道继续说：“他们放的什么屁，我早就闻出来了。”

一撮毛惊惶地：“那怎么办呀？”

老道：“那还不好办呀！让共产党在雪地里给咱们站着岗，你们两口子在这儿过个缠绵之夜……。”他们站不到天亮就要冻得收摊子。明天一清早，你趁着大雪归山，然后大雪把你的脚印一盖，让他们……”

老道说到这里，一撮毛和他的老婆才解除了恐惧。三个人相互看了看，得意地大笑起来。

7

第二天清早，天空还在落着大雪，雪野里，一个人拨开矮树丛向四周偷看了一会儿，才无虑地向前走了。这就是匪徒一撮毛。

走了一段，他回头看了看，脚印被大雪复盖了。他笑了笑，摸了摸腰里揣着的东西，唱起小调儿轻快地又往前走去。

他边唱边走，爬上了一个山坡。正走着走着，忽然一个前绊栽倒了，啃了一嘴雪，骂道：“他妈的！这块烂石头！”骂声未落，地下的“石头”拱起来，一下子就把凶手掣倒了。原来这是刘勋苍。

刘勋苍打了声呼哨，从旁边跑过来四五个翻穿着白衣服、戴着白帽子的人，迅速地把一撮毛捆绑起来。

突然的事变，弄得匪徒一撮毛楞了神儿，他翻着白眼，望着四周的人，呆若木鸡。

画外传来了白茹清脆的声音：“这个凶手，他有一个外号叫一撮毛……”

第二章

8

黑瞎子沟的一间房子里。白茹正在向少剑波、杨子荣以及小分队的几个负责干部汇报着救治负伤女人的情况和从她口中得到的材料：“……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坐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呢？”说着，她兴致勃勃地反问道：“家，‘嗯，你们猜这个女人是谁？’”

“谁呀？谁呀？”孙达得着急地问。

白茹：“她呀，她就是土匪小炉匠乐警尉的老婆。”

众惊愕：“小炉匠的老婆？”

“是啊，是小炉匠的老婆。”白茹重复地答道。

孙达得向旁边的同志说道：“小炉匠这家伙可真狡猾，他没说他老婆呀！”

少剑波：“那凶手为什么要杀她呢？”

白茹：“她说是为了抢她的一张什么图……”

少剑波：“图？”

白茹：“她说，这张图是小炉匠交给她保存的，上面都是些屯名、人名。她说，可能都是小炉匠的亲戚朋友……”她边走边走近少剑波，想一口气把她了解到的情况讲完。

“亲戚朋友？不对！”少剑波这时打断了她的话，走到杨子